

《活着》的翻译研究：高低语境文化差异的跨文化重构

陈姣玗，武彦君*

内蒙古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内蒙古呼和浩特

【摘要】本文以余华的经典长篇小说《活着》及其白睿文(Michael Berry)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基于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提出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深入剖析该译本在处理文化差异时采用的跨文化重构策略。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外译的典范之作，《活着》承载着深厚的乡土文化基因与集体记忆，其文本中密集出现的文化负载词、隐喻性表达及隐含的意识形态，构成了典型的高语境文化特征。而白睿文译本在英语世界的广泛接受，则映射出译者对文化差异的创造性处理。本文通过对词汇、句法、语篇层面的实例分析，分析该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实现高语境文化特征的跨文化传递，以适应低语境文化读者的阅读习惯，为文学翻译中跨文化转换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高低语境文化；跨文化交际；文学翻译

【收稿日期】2025 年 2 月 14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3 月 17 日

【DOI】10.12208/j.ssr.20250099

Translating *To Live*: Cross-cultural reconstruction of high- and low-context cultural differences

Jiaole Chen, Yanjun W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Yu Hua's classic novel *To Live*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by Michael Berry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focusing on the cross-cultural reconstruction strategies used to address cultural differenc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Edward T. Hall's high- and low-context culture theory. As a landmark work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o Live* carries a deep imprint of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collective memory. Its text is rich in culture-loaded words,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and implicit ideological elements, all of which are hallmarks of a high-context culture. The widespread acceptance of Berry's translation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reflects the translator's creative approach to bridg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Through a detailed analysis of lexical, syntactic, and textual example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translation conveys high-context cultural features across languages while accommodating the reading habits of low-context culture audiences, offering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sights into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Keywords】 High- and low-context culture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Literary translation

1 引言

余华的《活着》以其深刻的主题和震撼人心的苦难叙事，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自问世以来，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白睿文的英译本也让不同文化背景读者得以领略这部作品的魅力。这部小说以福贵的一生为主线，通过描述福贵一生经历的贫困、动荡、死亡和失落，串联起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沧桑巨变，展现了个体在苦难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福贵的苦难不仅是其个人的命运写照，更是中国社

会历史、政治变革以及文化冲突的体现。文学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文化移植，《活着》一书中饱含中国高语境文化元素，在低语境文化主导的英语世界传播时，白睿文如何化解文化差异，实现跨文化重构，值得深入探究。

2 高低语境文化的特点

高低语境文化理论由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在其《超越文化》(*Beyond Culture*, 1976 年)一书中提出，用以解释不同文化在交流方式

作者简介：陈姣玗(2001-)女，汉族，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内蒙古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通讯作者：武彦君，教授，硕士生导师。

上的差异。该理论认为,文化可以按照其交流信息依赖语境的程度分为高语境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和低语境文化(Low-Context Culture)(Edward T. Hall, 1976)^[1]。

高语境文化依赖于隐性交流、非言语暗示和社会背景等,交际者之间通常存在紧密的社会关系或文化背景,在他们的沟通中,许多信息是“无言的”,需要通过他们共同的经验、文化认知或默契来解读。高语境文化的表达方式倾向于委婉、含蓄,讲究言外之意,避免直接冲突或冒犯。

而低语境文化则更倾向于直接和显性的信息传递,其信息传递倾向于用清晰、具体的方式表达意思,主要通过语言进行,使交流更直接,信息更完整明确,不依赖于情境或背景且避免模糊表达或多义性。

Hall认为:“任何事物均可被赋予高、中、低语境的特征。高语境事物具有预先编排信息的特色,编排的信息处于接受者手里及背景中,仅有微小部分存于传递的讯息中。低语境事物恰好相反,大部分信息必须处在传递的讯息中,以便补充语境中丢失的部分(内在语境及外在语境)。”(居延安, 1987)^[2]

3 高低语境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在跨文化翻译实践中,高低语境文化的差异对文本转换策略具有决定性影响。高语境文化文本(如中文)的信息多隐含于社会规约、文化传统及非语言符号中,而低语境文化文本(如英文)的信息编码高度外显,译者需警惕过度阐释导致的文化冗余,避免破坏原文的直白性与逻辑自洽。在翻译过程中,不同层面就需译者通过不同策略或方法诠释内涵。

3.1 词汇层面

高语境文化中的词汇往往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低语境文化中难以找到完全对应的词汇,在翻译时容易造成文化信息的缺失或引起歧义和误解。例如汉语中的“风水”一词,其内涵涉及中国传统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观念,因而在英语中很难找到精准的对应词汇。

3.2 句法层面

高低语境文化在句法结构上也存在差异。高语境文化语言的句法相对灵活,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有时不通过明确的连接词表达,而依赖读者或听者根据语境去理解。低语境文化语言的句法结构较为严谨,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通常需要通过连接词清晰呈现,在翻译时需要从句法结构进行调整。

3.3 语篇层面

高语境文化语篇注重整体的连贯性和意境的营造,信息的组织可能较为含蓄。低语境文化语篇则更强调线性的逻辑结构,信息的呈现较为直接。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对语篇结构进行适当重构。

以往对《活着》的研究多集中于叙事技巧、主题内涵等传统领域,而从文化语言学中高低语境文化视角进行的探索则相对匮乏。高低语境文化理论为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信息传播与人际交往提供了独特框架,将其引入《活着》的研究,有助于挖掘作品中隐藏的文化脉络,探寻苦难叙事背后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为解读这部经典作品开辟崭新路径。本研究主要采用文本细读法,对比分析《活着》原文及其英译本,从词汇、句法和语篇三个层面入手,剖析高低语境文化差异在翻译中的体现及处理策略。

4 《活着》中的高语境文化元素分析

4.1 语言层面的高语境元素

在《活着》中,人物面对苦难时的情感表达充满了高语境文化特征。福贵经历了亲人的相继离世,从儿子有庆、女儿凤霞,到妻子家珍、女婿二喜,直至年幼的外孙苦根,这些沉重的打击几乎摧毁了他的生活。然而,福贵并没有通过激烈的言语或行为宣泄痛苦,而是以一种近乎沉默的方式默默承受。当有庆因献血意外身亡时,福贵只是“脑袋里嗡嗡乱响,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余华, 2004)^[3]。”他没有嚎啕大哭,只是在夜深人静时,独自坐在院子里,望着有庆曾经玩耍的地方发呆。当妻子离世,福贵讲述家人的死亡时,也只用平淡的语言叙述,“家珍死得很好,死得平平安安、干干净净,死后一点是非都没留下(余华, 2004)^[3]。”这种含蓄的情感表达,依赖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隐忍”的价值观,以及福贵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家庭背景等语境因素。在高语境文化中,苦难被深深地埋在心底,通过细微的行为和表情流露,让读者感受到命运的残酷和人物内心的坚韧。

4.2 文化意象层面的高语境元素

(1) “土地”意象:“土地”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它是生命的根基,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在《活着》中,福贵对土地有着深厚的眷恋,土地见证了他的一生起伏。这种对土地的情感和“土地”意象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是中国高语境文化的重要体现。

(2) “牛”意象:“牛”在小说中既是福贵劳作的伙伴,也是他生命的寄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牛象

征着勤劳、坚韧和朴实, 这种文化意象在小说中通过福贵与牛的关系得以充分展现。

4.3 社会文化背景层面的高语境元素

《活着》的故事扎根于复杂的社会文化土壤, 这是理解人物苦难的关键高语境因素。在漫长的旧时代, 社会历经多次重大变革, 福贵一家的命运也随之跌宕起伏。

在那个特殊时期, 社会上的狂热浪潮使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被打乱, 福贵一家面临着饥饿的威胁; 社会秩序的紊乱也让像福贵女婿二喜这样的普通百姓受尽苦难。这些社会背景信息在小说中并非长篇累牍地展开, 而是巧妙地通过人物的悲惨遭遇与简洁情节予以暗示。读者只有对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有深入了解, 才能深刻洞悉福贵一家苦难的根源, 这恰恰体现了高语境文化中信息传递对社会文化语境的高度依赖。(杨经建, 2007) [4]

5 《活着》英译本中高低语境文化差异的处理策略

如果说原作是作者的化身, 那么译作则是译者吃透原作后的化学反应。“翻译标准和原则的制定,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与原作与译作关系的认识和理解。”(许钧, 2002: 15) [5] 作为典型的高语境文化文本, 《活着》的语言风格与中国乡土社会的含蓄表达紧密相连, 其英译过程面临文化语境差异的深层挑战。通过分析译本的跨文化重构策略, 可以发现译者通过平衡文化忠实与读者接受, 在高低语境转换中实现了文学价值的有效传递。

5.1 词汇层面的翻译策略

(1) 直译加注法: 对于一些具有独特中国文化内涵的词汇, 英译本采用了直译加注的方法。

例 1: 队长陪着城里请来的风水先生在村里转悠开了。[3]

译文: The team leader accompanied the town fengshui expert on a leisurely stroll around the village. (Fengshui, also known as geomancy, is the Chinese art of determining the geographic location...)(Michael Berry, 2003) [6]

分析: “风水”一词被直译为“feng shui”, 并在注释中解释其含义为“a system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that governs the design and placement of buildings and objects to achieve harmony with the natural environment.”白睿文采用“音译+注释”策略, 既保留“风水”的语音特征(fengshui), 又通过注释解释其文化功能(地理选址艺术), 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原文的

文化特色, 又帮助目标语读者理解其含义。

例 2: 我念过几年私塾。[3]

译文: I studied for a few years at an old-style private school. (A traditional form of education in China, usually provided by a private tutor in a small, informal setting, where students would study classical texts, calligraphy, and Confucian teachings. [6])

分析: 白睿文将“私塾”译为“old-style private school”, 并在注释中详细解释, 通过限定词“old-style”凸显其与传统西方私立学校的差异, 兼顾文化准确性与读者可接受性。

直译和意译是两种相辅相成的策略, 并没有孰高孰低、孰优孰劣之分。“直译不是死译、硬译、呆译, 意译不是胡译、乱译; 在保证原文语义不流失的情况下, 尽量直译, 不能直译时意译; 直译和意译文并不悖, 任何译本都是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结果。”(王东风, 2002: 26) [7] 在实践中, 两种方法的选择需要尤为谨慎, 译者“不仅要考虑文字本身的翻译, 而且还要考虑翻译出来的东西能否被译入语读者所接受。只有被大多数译入语读者接受了, 才能说中国文化真正走出去了”(汪庆华, 2015: 100) [8]。”

(2) 功能对等替换: 对于一些难以直译的方言俗语, 英译本采用了符合目标语读者文化的替换方法。

例 3: 你是不怕雷公打你, 就拿去吧。[3]

译文: If you're not afraid of the god of thunder striking you down, take it. [6]

分析: 白睿文将“雷公”译为“god of thunder”, 替换为西方宗教体系中更易理解的“神”概念(而非直译“Father of Thunder”)。这种策略则是通过功能对等消除文化隔阂, 易于读者理解。

(3) 归化策略: 为使目标语读者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的陌生感, 英译本采取了归化策略。

例 4: 灶王爷要上天了, 得给他嘴上抹点糖。[3]

译文: The Kitchen God is going up to heaven, we need to smear his lips with honey. [6]

分析: “灶王爷”直译为“Kitchen God”虽然保留了核心意象, 但西方读者可能不了解其监察人间善恶的职能。“在可能的情况下, 尽量实行异化译法; 在难以异化的情况下, 则应退而求其次, 进行必要的归化。”(孙致礼, 2003: 44) [9] 白睿文在此采用“归化”策略, 通过“smear his lips with honey”的具象动作传递“甜言蜜语讨好神灵”的文化内涵, 将高语境的祭祀习俗转化为可理解的行为逻辑。

5.2 句法层面的翻译策略

(1) 调整句子结构: 由于中英文句法结构的差异, 英译本对原文的句子结构进行了调整。如原文中一些流水句, 在译文中被拆分成多个独立的句子或采用主从复合句的形式, 使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更加清晰。

例 5: 家珍病了, 病得很重, 没出半年就死了。^[3]

译文: Jiazhen fell ill, and her illness was very serious. She died within half a year.^[6]通过调整结构, 使译句符合英语的句法规范。

(2) 添加连接词: 为了使译文的逻辑关系更加明确, 如在描述福贵经历时, 原文句子逻辑隐含, 白睿文在翻译时就适当添加了连接词。

例 6: 家珍身体越来越弱, 干不了重活, 可还是硬撑着。^[3]

译文: Jiazhen's health was deteriorating, and she was no longer able to do heavy work, but she still forced herself to carry on.^[6]译文通过添加“and”“but”“however”等连接词, 使情节的发展更加连贯。

(3) 补充省略成分: 为了使句子结构更加完整, 逻辑关系更加清晰, 易于低语境文化读者理解。白睿文在翻译某些句子时补充了省略的主语和连接词。

例 7: 有庆跑了两里路, 到了学校, 又跑回来, 拿了鞋, 再跑两里路去学校。^[3]

译文: Youqing ran two li to school, then ran back home, got his shoes, and then ran another two li to school.^[6]通过这样的翻译策略及方法, 读者就更能理清句子结构及逻辑关系。

5.3 语篇层面的翻译策略

(1) 增强语篇连贯性: 通过使用代词、重复关键词等增译手段, 增强了语篇的连贯性。

例 8: 家珍病了, 病得很重, 我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看着家珍一天天消瘦下去, 我却无能为力。有一天, 凤霞从地里回来, 手里拿着几个野果子, 她走到家珍床前, 默默地把果子放在床边, 眼睛里满是关切。家珍看着凤霞, 微微地笑了一下。^[3]

译文: Fengxia came back from the fields with some wild fruits in her hand. She walked to Jiazhen's bedside and gently placed the fruits there, her eyes filled with deep concern. 'Mom, these are for you,' she said softly. Jiazhen looked at Fengxia and smiled faintly.^[6]

分析: 译文中增加了“Mom, these are for you”这样明确的语言表达, 将凤霞内心的情感通过直接的言语展现出来。在低语境文化中, 人们更习惯通过明确的

语言来表达情感, 这样的翻译处理使西方读者能够更直接地理解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 符合低语境文化的交流习惯。

而在小说这段文字里, 凤霞对母亲家珍的关心, 并没有通过直白的语言表达, 而是用“默默地把果子放在床边, 眼睛里满是关切”这样的动作和神情来体现。在中国的高语境文化中, 亲情之间的情感表达较为含蓄, 往往通过日常行为和细节来传递。读者需要结合家庭关系、人物性格以及当时的情境等语境因素, 才能深刻理解凤霞对母亲那份深沉的爱。这种含蓄表达依赖于文化中对家庭情感的共同认知和理解, 是高语境文化的典型特征。

(2) 补充背景信息:

例 9: 村里开始大炼钢铁, 大家都把家里的锅碗瓢盆砸了, 送去炼钢铁。福贵看着那些好好的东西被毁掉, 心里不是滋味, 可也不敢说什么。他只是默默地跟着大家一起干, 每天都在那浓烟滚滚的炼钢厂里忙碌。^[3]

译文: The village started a campaign to smelt iron and steel. Everyone smashed their pots, pans, and bowls at home and sent them to the smelting sites. Fugui watched these perfectly good things being destroyed, and he felt extremely uncomfortable. He knew that this campaign was a national policy, and he dared not voice his opposition. So, he just silently followed the others and worked day after day in the smoky steel - making factory.^[6]

分析: 这里, 作者没有直接阐述这段时期对福贵生活的影响以及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而是通过描述福贵的行为和周围的社会现象, 隐晦地暗示了当时社会环境对普通百姓的影响以及福贵的无奈。在高语境文化中, 社会环境与个人命运的关联常常通过这种隐晦的方式呈现, 读者需要结合时代背景、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语境信息, 才能解读出其中的深层含义。

而对于这个阶段的描写, 白睿文在译文中增加了“*He knew that this campaign was a national policy*”这样对社会背景的明确解释, 使西方读者能够更清楚地理解福贵行为背后的原因。

6 《活着》翻译中跨文化重构的意义与启示

本研究以爱德华·霍尔 (Edward T. Hall) 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为框架, 系统考察了《活着》英译本在跨文化重构中的策略选择与效果。作为典型的高语境文本, 原著中乡土叙事、民俗符号与沉默表达等文化特质, 在英译过程中面临着极大挑战。文学翻译不能抛弃原作的文化属性。“文学有根, 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

的文化土壤里, 根不深, 则叶难茂(韩少功, 2001: 77) [10]。”从福贵家庭关系的描写到乡村仪式的呈现, 译本始终面临高语境文化信息的解码难题。例如“送灶王爷”场景的翻译, 中文读者可通过文化前理解自动补全年俗象征意义, 而译者采用归化策略, 既保留仪式行为的文化特异性, 又通过副文本搭建认知桥梁。又如福贵与老牛对话的片段, 原文通过环境暗示传递人物孤独感, 而英译本则通过增补心理描写强化情感张力, 体现了低语境传播中非语言符号的补偿功能。

总之, 以上这些翻译实践表明, 译者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时需兼具“解码者”与“编码者”的双重自觉——既要深入挖掘高语境中的隐性信息, 又需预判目标读者的理解盲区。这种重构策略表明, 有效的文学翻译应该超越表层的文化符号移植, 转而建立深层的情感认知共鸣。

参考文献

- [1] Hall, E.T. *Beyond Culture* [M]. New York: Doubleday, 1976.
 [2] Hall, E.T. 著, 居延安, 等译. *超越文化* [M].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8.

- [3] 余华. *活着*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
 [4] 杨经建. *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分析*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5] 许钧. 试论译作与原作的关系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 (1): 15-21.
 [6] Berry, Michael. 2003. *To live* [M]. New York: Anchor Books.
 [7] 王东风. 归化与异化: 矛与盾的交锋? [J]. *中国翻译*, 2002 (5): 24-26.
 [8] 汪庆华. 传播学视域下中国文化走出去与翻译策略研究选择——以《红楼梦》英译为例 [J]. *外语教学*, 2015(3): 100-104.
 [9] 孙致礼. *新编英汉翻译教程*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10] 韩少功. *文学的根* [M].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1.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 (OAJRC) 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